



琴台客聚 潘國森

# 有些香港人病了！

許多年前，接觸到政府的宣傳口號有謂：「地球先生病了！」後來這個說法深入人心，算是成功的推廣手法。不過落到實處，其實不是地球先生病了，只是地球「生物圈」(Biosphere)的平衡點有了變化而已。所謂「極端天氣」(Extreme weather)，亦無非從現代人類的視角、按當今人們的生活方便來說事。暴雨、久旱、嚴寒、炎熱等新的氣候常態，在寰球範圍打破了人們世代的生活的常規，大家便束手無策了。

如果借用這個說法，我們還可以說：「有些香港人病了！」

究其主因，筆者認為是過去十多年，飽受「顏色革命」破壞的苦果。筆者在本欄談過這些動亂用了「邪教」慣用的手法，就是靠「信眾」普遍具有的「無知」和「仇恨」兩大精神支柱，哪怕他們當中有幾多人是高學歷的專業人士。

在長達十年的亂局中，策動、參與或支持多次違法活動的暴民，都持有「雙重標準」。他們對待特區政府、以至中央政府都「從嚴」。法例沒有說明可以做的事，就隨時按他們的私意不准做，政府做了就算濫權，或者「錯誤行使公權力」云云。他們對待自己則「從寬」，這些「爭取民主」的暴民、他們所屬政黨和「港獨」分子等等，對於法例沒有說明不可以做的事，他們就認為有「權」可以做。政府不讓他們蠻幹胡來，就是打壓他們的人權和自由云云。

香港「顏色革命」的宣傳，還歪曲

了西方「法治」(Rule of Law)，這個概念原本很簡單，就是「沒有人可以凌駕法律」。結果是這一波「香港顏色革命」的參與者，在他們的觀念中，是可以隨時不遵守他們標籤的所謂「惡法」。此外，他們還發明了「以法而治」(Rule by Law) 這個負面詞語，用來攻擊中央和特區的依法施政。

這些年來的親身經歷，讓筆者對《論語》其中一條，有更深刻的體會。《論語·為政》：「子曰：『道之以政，齊之以刑，民免而無恥；道之以德，齊之以禮，有恥且格。』」

這中間分辨了兩種不同的執政思維。第一種，是以政令和刑罰來管治人民，結果人民都盡量避免犯法，卻不以犯法為恥。第二種則以德行和禮法約束人民，結果是人民恥於做壞事，由是自我規範個人行為。

西方的法律入門書籍多有開宗明義指出「法律」(Law) 和「道德」(Morality) 是維繫人類社會秩序的兩大辦法。這與孔子重德禮而輕政刑，只是程度上的分別。法律的作用，是阻嚇人民不可違反法律；道德的作用，是鼓勵人民多作善舉。

今天一些香港人的病，在於道德崩壞。例如有數萬人幾位醫生為了私慾，涉嫌偽造文書，拒絕為全港對抗新冠疫情而盡個人防疫的本分。嚴刑峻法可以阻嚇香港人犯法，但只有「重整」社會道德，才有可能消除「暴民」因為「革命」失敗而「攪炒」全港的邪惡心術！



人生漫遊處 童心

# 洋仔記

7月的一天，當我在某個「傑出青年」評選活動中見到洋仔時，他的個子和中學畢業那陣子差不多，只是頭髮精心電過，時髦地蓬鬆着，顯出一份不羈的隨性。見我是決賽的評委，他忙半躬着腰，一溜小跑地來到我眼前，親熱地打招呼。那聲音，再熟悉不過了——從中一到中六，我一直是他的班主任兼中文科老師，他時常因為寫作文不認真或是拖延，向我求情：「老師，我下次一定好好寫！」然而到了「下次」，他一準會用特別無辜的眼神，望着我，然後又會誠懇地講出另一個讓人無法狠心批評他的理由來。所以，當我看到如今即將大學畢業的他，熟練地寒暄、客套，聲音裏又帶着「特別的真誠」時，我一點也不意外，也沒有半分的陌生感。

我在圍入決賽的20名候選人中，找到了他的材料。原來，洋仔之所以能夠入圍，主要是因為他作為召集人出版了一本書，關於醫學院的準畢業生們在實習的過程中，如何體驗病患的痛苦，妙手回春的同時，並關愛他們的精神世界。我翻開讀了幾篇，文章大都不錯，感情很真切，將救死扶傷、醫者仁心的人文精神，「重整」社會道德，才有可能消除「暴民」因為「革命」失敗而「攪炒」全港的邪惡心術！

我在圍入決賽的20名候選人中，找到了他的材料。原來，洋仔之所以能夠入圍，主要是因為他作為召集人出版了一本書，關於醫學院的準畢業生們在實習的過程中，如何體驗病患的痛苦，妙手回春的同時，並關愛他們的精神世界。我翻開讀了幾篇，文章大都不錯，感情很真切，將救死扶傷、醫者仁心的人文精神，「重整」社會道德，才有可能消除「暴民」因為「革命」失敗而「攪炒」全港的邪惡心術！

中文的那份「不喜歡」和「逃避」，大概他只是掛名而已。

但這並不妨礙洋仔得獎。評委們都給了洋仔很高的分數。因為洋仔介紹這本書及其背後的故事時，十分生動，真誠無比。評委們都被打動了。有評委甚至說：「洋仔，你以後打算在哪間醫院供職呀，我找你去物理治療，一定是身體和靈魂的享受。」洋仔連忙點頭，「我一定第一時間話你知！」洋仔的大學專業是運動治療，個子不高但長相斯文，目光裏又透着機靈，吸引眼線是再正常不過的事。不過，我沒有說破的是，洋仔志不在此，因為那天他送我簽名版的書的同時，還夾了一張卡片，上面是一間文化傳播機構的名字，洋仔是CEO——賺錢才是硬道理，洋仔中學時的作文就寫過的。

那天分別時，洋仔熱絡地說：「改天一定要好好請我聚聚。」我不敢信，客氣地說道：「有空回學校看看。」他狡黠地一笑，未置可否。洋仔得獎後，就消失了。和他畢業後再也沒有和我聯絡過一樣。開學時，我在報上看到消息，某中學讓學生給父母洗腳，以學習孝道；我又想起洋仔來——記得中學畢業時，他母親到學校來，代他領取一些東西，逢人便誇洋仔孝順，懂得給阿爺洗腳擦身。只有我知，洋仔在作文裏也寫過，他擔心阿爺死後，弟弟會比他拿更多的遺產。如此而已。

# 愛唱響天天3部曲

我在詩教交流會，有緣相識到名師作家何夏壽校長，曾拜讀過他的著作《愛滿教育》，春風化雨，是分量足以感動人的愛的教育佳作。他扎根於鄉村教育，真心為孩子着想，是費神有創意的教育家，一直探索特色教學成效，一路走來都抱守擇善固執的教育使命，難得他數十年如一日對教育事業勤懇、熱情、精耕，令人敬佩。他將踐行多年的特色辦學經驗「童話育人」，結集成3本佳作，對孩子愛滿教育，唱響了3部曲：《天天當助理》、《天天玩童話》、《天天種太陽》。為了讓孩子活潑成長，他想到以童話為媒，最能傾聽孩子的心聲。他寓教於樂，在金近小學為孩子開墾沃土，建造出愉快的學習樂園。

《天天》3部曲童話書，凝聚了何校長特色辦學的寶貴經驗。書裏的金鯉魚小學，有一群鮮活、與眾不同的小學生，自信、向上、勇於負責、有頭腦、肯擔當、有潛能和創造力！題材出自扎根基礎教育40年的何校長，他的妙筆呈現出真實、有趣又富傳奇色彩的校園故事，讓人耳目一新；逗趣的情節，語言新鮮幽默，帶給大小讀者不一樣的閱讀體悟，好看！這書可提升青少年對閱讀的興趣及思維，感受學習的快樂和新奇！

何校長告訴孩子們，小學是串糖葫蘆，酸酸甜甜又快樂！這3部童話書寫了鄉村少年的健康成長，詮釋了教育的真諦；讀者定會閱讀獲益！作者的妙筆「始於真實，終於文學」，為小讀者悉心打造的這套書反映了由少年深度參與的鄉村振興大事，原來20多年來，金近小學與全國小康建設示範村祝溫村，開展了「校村共建」活動，成人充分看到孩子的智慧，讓孩子學以致用，從校園生活走向社會實踐。

祝溫村把孩子們「金點子」變成現實後，擁有了獨特的文化名片，而少年們為家鄉建設與振興的過程中所奉獻的點滴，被寫成文字化作童話，這股少年生力軍的力量，在鄉村振興的進程中充分呈現出來，「少年強則國強」，好教育旨在讓孩子更好地立足世界，培養孩子擁有責任感，勇於擔當。

香港很多玻璃心少年，若以閱讀為媒，讓港孩天天與他們這樣幹勁十足、敢想敢做的同齡夥伴為友多好呀！祝願每個港孩閱讀這套書吧，書中詮釋了生命的意義；讀完這一個個深諳期許的少年們的感人故事後，都可被種下光輝照進心靈的太陽啊！



書影圖！ 作者供圖



翠袖乾坤 余似心

# 雪卵

女性適合生育的年齡雖然頗長，但能和合適對象結婚的時機卻不受個人控制，尤其是現代香港社會，女性在結婚和生育上需要考慮的問題更多，使很多人憂慮生育期過了仍未能結婚，所以近年常聽到當紅女藝人表示「已雪卵」，這3個字就像給大齡未婚女性一顆定心丸，不用擔心歲月蹉跎後不能生育，或產下不健康孩子的風險。

的確，做人難，做女人更難，要發展事業，要講理想，要為生計，要和男人對拚，要擁有策劃中的人生談何容易。結婚對象可要尋尋覓覓，在人生的軌跡不知何時遇上，有時遇到了卻不適當時機。縱使自己可以等到滿頭銀絲才披婚紗，但生理機能等不了，錯過生育期便成了人生憾事，最怕是生下有缺陷的孩子。

現代女性大都不想坐以待斃，婚期勉強不了，但有醫學科技幫助，可先為未來作好安排，就如多得令人眼花缭亂的保險計劃、年金計劃，「雪

卵」對於女士也是保險計劃的一種，將來是否使用得了是其次，起碼不用隨年紀增長而擔驚受怕，也不用為了趕及生育期當媽而勉強嫁人，冒更大的風險。

別以為香港女性很保守，保守的是香港法例。身邊有不少姐妹會因種種原因去「雪卵」，她們都不避忌分享取卵經驗，打排卵針的痛，腹脹的苦，實在難受。不過據統計香港近年「雪卵」的人數多了兩三倍，提供這服務的醫療機構也愈開愈多，相關技術已經很成熟，成功率大增。但實際「雪卵」人數一定超出此數，因香港法例規定冷藏的卵子只能保存十年，也只有合法夫妻才可以取出使用，所以很多有財力的女性是到外國去做的。不少人都批評香港這法例不合理和落後，個人雪藏的卵子不能自主使用，是剝奪了個人的權利。

在難以控制的人生中，女性為自己的未來策劃，以「雪卵」作未雨綢繆相信是個大趨勢，香港相關法例是時候檢討了。



百家廊 余德明

# 童年的春夏秋冬

小時候，我常常站在村裏的木橋上，映入眼裏的是四周環繞的山。於是，我心裏常常想，村莊就是一個世界，父老鄉親都是這個世界的成員，我們的世界就是這個村子。

細雨綿綿的春季，萬物復甦，整個村莊披上了綠衣裳。在清脆悅耳的鳥鳴聲中，我們喜歡背着一個竹籃，穿過屋後的小石頭路，在一片茂盛的竹林裏挖苦筍。春雨過後，一根根苦筍從樹葉堆裏露出腦袋，似乎在迎接春天的到來。對於我們這些力氣小的孩子來說，挖幾根細小的苦筍並不費力，更多的是那種在樹葉堆裏、石頭縫裏尋找苦筍的樂趣。也許，那是對大自然的一種探索，對大自然的一種親近。

挖完苦筍，我們接着到田間地頭摘一些野菜。我們用嬌嫩的小手輕輕摘這些嫩綠的馬齒莧、魚腥草、萹菜、蕨菜。村中小河漲水的時候，我們可以拿着一個竹竿，拉一條細細的線，線上再綁上個魚鈎，挖幾條蚯蚓，把掛着蚯蚓的魚鈎扔到河裏，每次都能釣上好幾條魚。整個春季，我們是一群勤勞的「小蜜蜂」在山野草地、在村中小橋邊忙碌着。那些青翠欲滴的苦筍、野菜，那些活蹦亂跳的河魚，帶着春天的味道成了我們的美味佳餚。

夏天的時候，村子裏經常停電，微風輕輕吹過帶來絲絲涼意。大人們吃飽飯後或坐在大門口納涼，或三五成群聊家常，聊聊村子裏最近發生了什麼事情啊，誰家的媳婦很孝順公婆啊，誰家的孩子很會讀書啊，當然聊得最多的還是田間地頭的事情。我們一幫小孩子自然是聚在一起玩遊戲，房前屋後都是我們的遊戲戰場。柴火堆裏捉迷藏，葡萄架旁捉螢火蟲，牆角邊的傳聲筒遊戲，讓無數夜晚沉浸在許多天

真浪漫的笑聲裏。皎潔的夜光下，最有趣的是大家在一起捉螢火蟲。三三兩兩的螢火蟲像是一個個小小的紅燈籠，牠們忽前忽後，時而飛到院子裏時而停在菜園裏。小夥伴們分工合作，一人拿着小玻璃瓶，其他幾個人分別躡手躡腳捕捉螢火蟲。我們把螢火蟲裝在玻璃瓶裏放在漆黑的房間裏，直到第二天的早上，我們才把螢火蟲放回大自然。那星光點點的夜晚，那裝着螢火蟲的玻璃瓶透出的光亮，不僅帶給我們快樂，也帶給我們無數想像。

秋天裏的村莊，儘管褪去了夏天的炎熱，但是，在這個稻香四溢的季節裏，村莊卻越發顯得更加溫馨，更有活力。辛勤的父母揮汗如雨，他們的身影在一片金黃色的海洋裏起伏。在這個收穫的季節，我們這些小孩子通常都是跟在父母親後面拾稻穗。那時候我們還小，其實都是在稻田裏跑來跑去，偌大的一片稻田都是我們玩耍的天地。在收割完稻子的田地裏，小腳踩下去軟綿綿的，從這塊稻田到那片稻田，我們一邊拾拾稻穗，一邊唱着兒歌。田野裏，爺爺奶奶那帶着疼愛的罵聲、大人們的山歌聲、打穀機的轟隆隆聲，此起彼落，一浪高過一浪，一片熱鬧非凡的場面。

田野裏，還有那成群結隊的小麻雀，牠們似乎不害怕我們，一邊友好地跟我們點頭，一邊在稻田裏忙着尋找遺落的稻穀。稻子收割完了，大人們便把稻田一道道地犁開來，有的拿來種煙草，有的用來種其它蔬菜。總之，大人們是不會讓稻田閒置的，因為，農村裏的人主要的生活來源就是靠這些稻田了。誰家的稻田管理得最好，誰家的年總是過得最熱鬧。大人們忙完了稻田裏的事情後，我們也轉移了戰場，有時候跑到後山的果園裏，一邊採摘

成熟的果實，一邊在果園裏嬉鬧；有時候跑到菜地裏，用木棍挖出幾根地瓜，然後在空地上點起火堆把地瓜烤軟烤熟。那散着泥土的稻穀清香，又香又甜的果實味道、誘人的紅薯香味，混合成一種獨特的秋天味道，將童年的快樂時光緊緊擁抱。

如果說村莊的春天、夏天、秋天是奔放的，那麼村莊的冬天對我們來說是內斂的。南方的冬天雖然沒有北方冷，但是地處深山老林海拔高的村莊也是非常寒冷，尤其是晝夜溫差特別大。寒冷的冬天對於我們農村的孩子們來說總是很難捱的。我們雖然穿着母親一針一線織的毛衣，腳上穿着布鞋，但是寒涼卻無時無刻地侵襲着我們，我們的小臉蛋、細嫩的小手總是通紅通紅的，一種是被烤火烤紅的，一種是被凍紅的。晚上，我們都早早關起房門鑽進被窩，期待着第二天的太陽早早升起。冬天的太陽雖然不像秋天的時候那麼暖和，但是，有陽光的地方總是有人群的。因為，在那個沒有取暖器也沒有空調的年代，唯有太陽光的照耀下才能真正抵禦寒冬的冰冷。也只有陽光下的人群中，才能真正體會鄰里之間的和睦，那種農村獨特的悠閒和真情得到了詮釋。白天，我們還經常跟着爺爺奶奶用火籠取暖，聽爺爺奶奶講那些過去的故事。火籠是用竹籃子和瓷盆做成的，把幾塊帶着火星的木炭放在瓷盆裏，整個火籠便成了冬天的烤火器。我們一邊在爺爺奶奶旁烤火取暖，一邊把幾粒花生扔進火籠，看着花生殼慢慢變黑，便趕緊用兩根筷子夾出來，嘴裏嚼出那陣花生味自然也是冬天裏的一道美味。

也許，童年的世界那麼渺小，也許，故鄉的那個世界那麼簡單。但是，童年的回憶都有春夏秋冬，每一個春夏秋冬都有不一樣的樂趣。



網人網事 狸美美

# 日料店的故事

中國有句老話，「人往高處走」，至於人是不是往高處走不知道，但人往「金」處走總是常見的。就比如今天想講的「日本料理」人才。

小狸真心覺得，國人可能是世界上最愛吃日料的人群之一。這從香港三步一問且往往爆滿的日料店密度和熱度就可見一斑。而有統計顯示，截至2019年，在中國的日本料理店已經有6.5萬家之多，幾乎佔了日本海外料理店的三分之一。

毫無疑問，內地這些年的日餐水平在突飛猛進。

小狸猶記得，幾年前，即便是首都北京，也沒有幾家像樣的日料店。當時在靠近使館區的東直門有一家口口相傳的地道小店，店主是日本人，煮的都是家常菜，玄關擺一副門球，客人幾乎清一色都是日籍，那裏是他們在北京為數不多可以一解鄉愁的地方。小狸當年也去過，彼時的嫩理：無知得什麼也品不出，只記得一個「貴」字。有位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就來北京開日料店的「小林桑」說：「那時（『烏冬麵的價格相當於日資企業中國員工月薪的30%』。）」

再後來的幾年，北京開始出現「迴轉壽司」店，但菜式讓人啞然失笑——不是「雞肉壽司」就是「午餐肉壽司」，全場看下來，竟沒有一種魚生。那時的小狸已見識過香港的日料水平，對「古早京式壽司」們嫌棄得很。

再再後來，忽然有一天，小狸驚訝

地發現，在內地最流行的「××點評」網站上，評分最高、人氣最旺的北京當紅餐廳有接近8成都是日料店，而且人均消費高得驚人——動輒幾千元人民幣甚至幾萬元，在地朋友說「那些店確實很地道」。

另一位2005年就來上海製作懷石料理的細田桑證明了小狸的感覺。他說他剛來中國時，真正的日本料理是普通百姓接觸不到的。變化發生在2010年左右，那時中國的GDP超過日本，國人紛紛出國旅遊見世面，眼界寬了加上錢包鼓鼓，讓真正的日本料理在中國一飛沖天。古早迴轉壽司早就不見了，取而代之的是金槍魚拖羅上擺海膽和魚子醬。細田桑說他曾經回過日本，但很快又到上海，因為「更有機會」。

疫情3年，讓很多事情起了變化，對於「日本料理」的變化是它居然更熱門了，而且是全球範圍內。據統計，截至2021年，在海外的日本餐館共有15.9萬家之多，8年增了3倍。即使是在新冠疫情肆虐的這3年，日本料理在世界各地的需求也不減反增——想來是因為人們太久無法到日本旅遊，只能靠舌尖來撫慰愁緒。俗稱：過過嘴癢。

與此同時，近期日圓大幅貶值，加上日本人工近30年來基本沒有漲過，使得想到海外謀職的日本人激增。目前獵頭公司開出的日本壽司師傅海外工作的官價，一般都是其國內收入的3倍。

最新一輪的「人往金處走」大潮正在興起，壽司師傅們又會捏出怎樣的故事呢？



信而有征 劉征

# Never too small

我最近看到一處房子，位於東京近郊附近。很小，說是只有3平米，挑高很高。是租賃公司整租、裝修之後又分租給年輕上班族的。聽說這房子很受歡迎。一來它的位置絕佳，上哪兒都方便，又不必讓年輕人承擔過重的生活成本。二來，它的裝修是極簡的現代風格，比之那些大而陳舊的樣式更招人喜歡。許多人初搬進來還有些不適應，覺得實在太小，可是住着住着就愛上了，覺得空間雖說小了點，僅能容身坐臥，養也能逼得你不得不捨離。久而久之，養成了習慣，好像連自己的生活都變得豐富起來。買一件東西之前你先會三思，覺得非得買實買，或者一樣東西買回來，另一樣東西就得退出去。不然，家裏塞實擺不下。我想，這也算是當前都市文化當中的一個特色，要成本極低，又要有一定的品質，能夠讓辛苦的年輕人獨善其身地、平靜地、稍審美地過生活。

其實，類似這樣的小房子不光在日本受歡迎。在世界各地的大都市都有廣泛的擁戴。前陣子，我無意之間看到了一個家居頻道，叫做

Never too small，每期一個6分鐘的短視頻，介紹的都是小房子，有40平米的，30平米的，還有19平米的。論及位置，無一例外都是大都市。住在裏面的多是青壯年，有的單身，或者是一對小夫妻。視頻的內容也有意思，先會去拍這房屋的室外環境，街區也許有一座小橋，流過的水都是活水。要麼就異常整潔。穿過這裏回到家，就好像是從一個很雅致的外在一直往前走，就進了一個同樣雅致的內在。中間不必經歷斷裂，從都市的繁華當中退出去，讓生活成爲一個負擔。理想的都市生活，理應是這樣內外合一的。人人為了這座城市的繁榮在做貢獻，也理應人人有其居所。

現在有一類都市，但凡房子都修得無比之大，薪水尚可的人都還難得買一套回來，更不必說那些打工者，窮其一生，最後還得被迫回到自己的老家。這事怎麼說起來都令人不忍。更有一類年輕人，只能被迫住着狹小逼仄的房子。前幾年香港文化中心曾經有過一個討論都市生活空間的藝術展覽。其中一位導演拍攝了某個3人合租的7平米小屋，兩人睡在靠窗的一面，上下鋪，因為有陽光，空間上就得

吃點虧。另一個不靠窗的人得以獨霸另一半空間。藝術家通過空間分配、光線、聲音等等表達了人在極爲擁擠的環境中如何追求公平、隱私這樣極端人性的環，以說明人和生存境遇之間的矛盾。

其實，所謂居者有其屋，容身是必須的。而說到底，真正的需要來自心的安頓。有些人窮其一生買到一處房子，具體到室內，依然一場糊塗，這也不算是個家。前述那個東京的小房子，還有那些生活美學的小視頻之所以受歡迎，道理其實再簡單沒有。它們的治癒在於每一處房子都那樣狹小，小到只需要我們一個用心就似乎可以夠到一種好的生活。於是，因為它離我們的理想如此之近，我們就生出一種期盼成真的心理，想着自己將來必定可以擁有一個住所，那個時候，我一定要踐行自己現在所想的。讓自己從一個無堅不摧的職場當中退回到一個家，回到充滿生活氣息和儀式感的莊嚴的懶散當中去。就好像在這浩淼的霓虹燈下，有一個再小也沒有的、不起眼的地方，卻卻也沒有比這裏更重要的地方了。